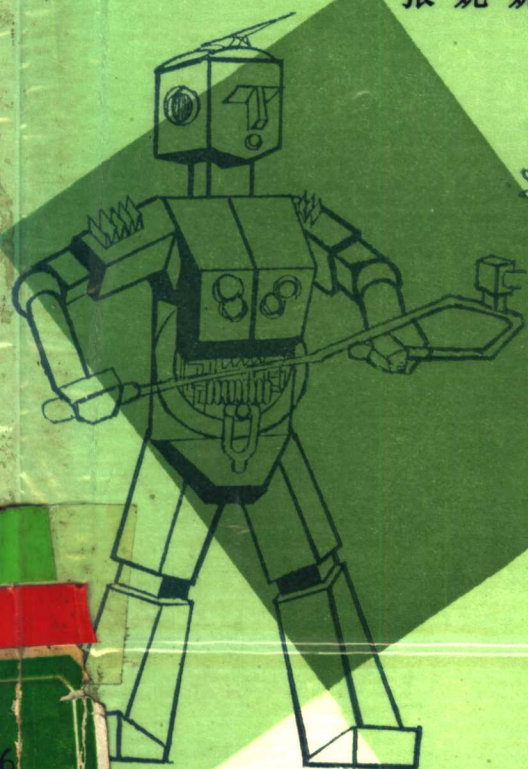


人道主义的僭妄

〔美〕戴维·埃伦费尔德 著

李云龙 译

张妮妮 校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人学丛书 ·

人道主义的僭妄

〔美〕戴维·埃伦费尔德 著

李 云 龙 译

张 妮 妮 校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一九八八年·北京

David Ehrenfeld
The Arrogance of Humanism

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 1981 年版译出

人学丛书
人道主义的僭妄

【美】戴维·埃伦费尔德 著

李云龙 译

张妮妮 校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7.75 印张 173 千字

1988 年 8 月第 1 版 198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49-128-5/B·5

定价：2.15 元

人学丛书编委会

主编：贾泽林 张凡琪

编委：苏国勋 周国平 卞崇道

万俊人 李云龙 孙永平

贾泽林 张凡琪 王吉胜

本书责任编辑：李昭时

编者前言

人是什么？世世代代都在猜这个谜。

人不仅是天生的猜谜者，而且他的目光所至，无处不是谜。然而，人的心灵神游四海，到头来却发现，最深奥的谜正是他自己。他对“自身”这个世间最奇妙的现象凝神思索……

所谓“人学”，是一个宽泛的科学概念，它指一切以人为直接研究对象的科学领域，是关于人的科学。

从古至今，人类对自身的探索从未停止过。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把“认识你自己”确定为哲学的使命，揭开了人类自我探索的序幕。然而，直到19世纪进化论出现以后，科学的人学才逐步形成。20世纪以来，人学研究才有了长足的进步。在西方，人学领域学派林立，它们以各自的方法从哲学、文化学、心理学、宗教学、社会学、生物学等角度对人进行具体的综合性研究。在苏联、东欧，建立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呼声日益高涨，1986年，苏联科学院正式成立了人的问题综合研究学术委员会，为广泛深入的人学研究创造了条件。显然，对于人的问题的世界性兴趣正在不断增长。

相比之下，我国的人学研究显得相当落后。大家只是就“哲学的对象是不是人”，“人是不是出发点”之类的入门性问题，在“人学大厦”的门外争论不休。解决这类争论的最好办法是径直破门而入，从各个角度对人进行具体深入的研究。正是为了推

动这种研究，我们选编了这套丛书，着重介绍国外各种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及文化学派研究人的问题的重要学术著作。愿本丛书能为有志于研究人的问题的读者提供有用的借鉴。

人学丛书编委会

小 序

人道主义是我们当代人非常关心的一个题目，不久前曾经展开过热烈的讨论。这本外国人所写的书，大概会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因为书名就提出了人道主义，而内容又和我们习惯上所了解的意义不很一样。从表面上看，作者是对人道主义持贬抑态度的，他认为人道主义的主张未免僭妄。这同我们中间一些人的看法似乎有一致之处，但是又有显著的不同。他不象我们的一些学者那样，指斥人道主义感情用事，以脉脉的温情替代深刻的理智，而他又认为人道主义的毛病在于盲目信赖人的理性而贬低感情，会造成灾难。他从一个跟我们很不一样的意思来处理问题，发挥了自己的见解。我们对这个意思毫无经验，要想不假思索地贸然表示赞成或反对是有危险的。

因此有必要先弄清人道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中国人最一般的理解是：把人当人。这个想法在中国人的哲学里有深远的传统，远的如孔子、孟子，近的如谭嗣同、孙中山，都是这样想的。它在中国哲学里被称为“仁”。仁的广义，即哲学意义，或本体论意义，就是所谓“仁道”，大致相当于西方人所说的 humanism，所以人们把这个字译成“人道主义”。人道主义的浅近了解是“仁慈”，并不包括深远的本体论意义。我们一般人的了解就是这个浅近意思，有些哲学工作者所了解的其实也是这个意思，不管他所持的是赞成态度还是贬抑态度。

人道主义思想的出现，主要是为了抵制社会上严重的不把人当人的作风，以及为这种作风辩解的思潮，例如把别人当工具，以达到自己的私利，而把这私利说成最了不起的公道之类。把领袖人物神化，拿来压制别人，也属于不把人当人。因此群众倾向于人道主义是很自然的，尽管用意并不深远。

近代意义的人道主义出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也就是资产阶级诞生的时代，带着鲜明的反封建色彩。当时先进的西方人力求摆脱封建势力的束缚，曾经憧憬封建制度产生之前的古代文化，为此大力鼓吹古代希腊城邦时期的语言和文学，以其中强调个人、重视自由的思想来对抗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统治。这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先驱被称为主张人道主义的人，因为他们要求用人来代替神的中心地位。所谓humanismus，是用humanus〔人的〕加上-ismus〔主义〕构成，以示与“神的主义”〔theismus〕相对立。“神的主义”在汉语中不成词，因此译为“有神论”，其实译得不太恰当。而“人的主义”也不成词，只好垫一个字译为“人×主义”。由于文艺复兴时期着重复兴古代语言文学，就垫上一个“文”字译为“人文主义”。这个译法显然不太理想，因为“人的”不限于“人的文学”，“人文”的外延太窄了。补救的办法是把“文”字换成“道”字，写成“人道主义”。“道”字比较抽象，足以救外延太窄的不足。“人道”大致相当于“humanitas”，可以指人事的总称。这里面既包括人的物理方面，如饮食、男女之类，也包括人的精神方面，如人情和理性。可惜后来人们的理解又有了偏差，以致读了某些婚姻法规中“不能人道”的提法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以为“不人道”指的仅仅是抓住俘虏不给饭吃之类，“人道”则是不打不骂不搜腰包还给治伤之类。

西方人对人道主义的理解还没有偏到这个程度。他们认为

人道主义不只是重视人情，而且是以人的理性来代替天意，例如近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笛卡尔就被称为人道主义者。从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书里，也可以明白地看出他们的理解。作者认为人道主义是以人为中心的体系，而指出这种哲学构成了很多哲学的实质核心。我觉得这样看有一定的道理，西方近代哲学的确有这一倾向，有些哲学家甚至把自己的学说称为“人本主义”，即Anthropologie。“人本主义”的“本”字也是译者垫进去的字，原文本来是“人学”的意思，加上“主义”就成了“人学主义”。“人学主义”是用希腊词根造成的词，意思与拉丁词根造成的“人道主义”近似。Anthropologie也有人译为“人类学”，但是很容易被误解为与“鱼类学”、“鸟类学”并列的动物学一支，失掉哲学含义。应当注意到“人本主义”或“人学主义”中研究人的理性是重要部分。

我对作者的分析觉得很新鲜，也很乐意加以考虑。但是我没有意思把人的理性看成不增不减万古如斯的东西，认为如果那样看就会落入弗兰西斯·培根所说的“种族假相”范围，而我并不愿意但又不得不成为或多或少的“非理性主义者”。我希望这位作者的不同看法能引起我们对问题的深入思考。

王太庆 1987.12.

译者的话

人道主义主张以人为主，强调人的力量、人的尊严。它是现代世界的主导思想。辉煌灿烂的现代科学、文化和工农业，都是人道主义凯旅行进的活的见证。人们通常容易看到人道主义的这种积极方面，而不容易发现它所蕴含的消极方面。人道主义主张以人作为中心来规划世界，最初的动因无疑是迫于生存的压力和反抗超自然的上帝的需要。但是，随着人类知识和力量的增加，人道主义那种以人为中心的观点就有可能破坏人与整个世界的和谐关系。我们将要阅读的这本小书，就是要揭示人道主义包含的消极方面，指出它所造成的有害后果，并寻求一种更好的世界观、更好的哲学。

本书作者戴维·埃伦费尔德是美国拉特格斯大学生物学教授，著有《保护地球上的生命》和《石龙子变种》等书。

作者首先指出，人道主义是现代世界的宗教，它与以往的宗教极其类似。它的基本思想是相信人的力量，相信人的至高无上性。这种思想产生了严重的后果，甚至危及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本书讨论的不是作为一种理论形式的人道主义，而是支配人们进行各种活动的人道主义观念或信念。因此，作者总是联系人道主义在现代世界造成的影响来讨论人道主义。

作者指出，人道主义有个基本假设，即“力量假设”。这个假设认为人无所不能：人能控制自己的心灵，能控制自己的身体，

能控制周围的环境。作者认为这都是人道主义的神话。大量事实说明,我们既没有控制自己的心灵和身体,也没有控制环境。

作者进而指出,人道主义的力量假设实际上来自对人类理性的盲目信赖。人道主义崇尚理性,贬低情感。实际上,在人类生存的斗争中,情感起着理性无法替代的作用。单有理性或单有情感,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人类要想在未来健康地生存下去,就必须在理性与情感之间维持适当的平衡。

以人类为中心的人道主义观点在自然保护问题上陷入了两难困境,因为人道主义的自然保护论者只主张保护对人类有用的资源,而不顾其他。但是,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单保护“资源”,最终肯定要失败。只有放弃以人类为中心的观点,才会有真正的自然保护。

作者最后指出,人道主义已经不适合指导人类争取生存的斗争了。因此,应该超越人道主义。人道主义统治终结之后的世界,将出现一种健全、和谐的生活。不过,作者认为这只是一个希望。未来到底会是什么样子,没有人能够预言。

本书于1978年出版,1981年再版。我们是根据1981年版翻译的。本书出版后曾在英、美等国引起很大反响。我们把它当作一种观点和思潮的代表介绍过来,希望能够对读者有所裨益。作者在书中涉及到对共产主义和中国政策的若干评论,我们不能同意他的看法,相信读者会以批判的态度看待这些评论。由于本书涉及的内容较为广泛,译者学力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希各位指正。

原版前言

《人道主义的僭妄》能够收入“银河”丛书，我感到很高兴。这首先是因为我能影响更多的读者，特别是大学生和其他无力购买昂贵的精装书的人。我还可以趁此良机订正几个小错误，澄清第一版中的几段话。原著基本未改，保持原样。

这是一本有争议的书，它的标题就是有争议的，因此，这本书引起过一些争论。我想利用新序言回答争论中提出的比较重要的问题。不过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我想先考虑一下最近出现的情况。在我完成第一版写作后的三年中，许多事情发生了。爱神运河的悲剧暴露出来了；亚马孙河流域的雨林毁坏速度加快了；由于仅值四十六美分的计算机元件失灵，两次发出了核战争开始的信号；中国引进了更多的现代工业方法和目标；乌干达国家公园的大型哺乳动物和鸟类濒于绝灭；美国农业部发现了施有机肥耕作法。

但是，我没有理由为了装点门面就把这些事情都塞进原著。确实，说明本书原理的新事件总在发生，而原理本身没有改变。如果这些原理的最初说明是清楚的，那么仅仅因为新事件的发生就以它们去补充和替代，这无非是给洁白的东西镀上一层金而已。只有当新的例证不再发生，我才打算修改这本书，或另写一本。

例如，我对核发电厂复杂系统可能会发生事故的警告是用

布朗·费里事故作为例证。第一版发表后不久，三里岛的灾难发生了。于是某些评论家称我的警告是“预言”，虽然我一点也不知道核事故会在哪儿发生（正如这一版发表后我不知道哪儿会最早发生核事故一样）。问题在于，情感判断正确地警告我们，人类设计的复杂的强大动力系统总会有事故发生。任何理性控制系统的引进，无论多么小心谨慎、技术多么高超，都不可能避免事故的发生。除非不再有核发电厂或除非我们被毁灭，否则这条原理是不会改变的。饶有趣味的是，对照布朗·费里事故和三里岛事故，除了工程名称和管理者不同外，其余的如出一辙。当然这样的比较有点儿令人讨厌。

同我预料的一样，本书的许多读者为我用了“人道主义”一词而感到悲伤。他们说：“我们同意您的预见，但是您选择了一个错误的词语作为您攻击的焦点。人道主义维护人的尊严，坚持人类精神自由，它是仁慈的哲学。”

也许他们说的不错，但这与问题无关。一旦人们选择好了生活的指导哲学（近代世界选中了人道主义），就要承担起一切选择的后果，我们已经从原来对更高权威的信念中转变过来，选择了相信理性的力量与相信人类的能力。然而后者也被证明是错误的信念。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指出的，这是人道主义的另一面，多少否定意见都抹煞不了的。经济学家E.F.舒马赫在《迷途指津》中写道：

“相信现代人无所不能是令人厌烦的浅薄。……愈来愈多的人开始认识到‘现代实验’失败了。……人们关闭了与自己对立的天堂之门，并以极大的努力与智慧把自己限制在地球上。如今他们发现，拒绝升入天堂意味着情愿降至

地狱。”

本书记录和解释了舒马赫所描述的失败，即人道主义的失败。“人道主义”一词就是这种含义。

对本书更加严厉的批评还是来自反方面。他们指责说，作为一部反人道主义的书，居然一字不提神的选择。比如，最后一章我陈述道，我的“最大希望”是以全球经济萧条的方式结束可怕的洪灾——人道主义的破坏性和混乱状态。它将结束或控制军备竞赛、多国开发公司、国际农业公司以及其它大规模的示威运动。

许多宗教批评家被我这种尘世的终止人道主义僭妄的不完善手法弄糊涂了。显然这些读者没有注意到，我是用了“缺少超自然与神的干涉”这一短语来限制我对自己的最大希望的描述的。当然弥赛亚时代的黎明总比经济萧条要好，但我认为绝没有必要提这一点。既然不知道上帝怎样并且如何才能把我们引进这个时代，而且不知道它将是什么样的，因此，我就把自己局限于最近的将来和现存的事情上。这就是我为已故的 E. F. 舒马赫作辩护时所说的“不偏不倚的与恰到好处的预见”。我既不相信未来学的人道主义伪科学，也不再相信造物主，我已经在本书中极其小心地来抵抗这种诱惑而不去预测未来。

第一章中，我对犹太教-基督教的传统批判得特别严厉，这也需要作一说明。我不相信犹太教或基督教经典授予人类对自然僭妄的权利，我同意温德尔·贝里的观点，亚当和夏娃征服地球的教导被严重误解了。在题为《美好国土的礼物》的一文中（《西拉俱乐部杂志》1979年11—12月号），贝里注意到了《新约》和《旧约》的意思，

“造物主对造物的爱正是由于它与人的目的不一致而显得神秘。野驴和野百合受到上帝的钟爱是因为它们自己的缘故，而我们爱它们是因为它们是我们必须爱的模式的一部分，我们必须爱这种模式是因为我们依赖这种模式。虽然人类不能控制而且不能希望完全理解这种模式，但可以理解到尊重和保护它的程度。……因此，造物主对人发出的公正而宽厚地利用世界的旨意限定了每一个人作为世界管家的道德境界。”

管家的道德境界是：

“为了生活，我们必定天天使造物破碎流血。如果我们这么做时我们本身慈爱、明智、恭谨和熟练，那就是神圣的。要是我们这么做时我们本身贪婪、笨拙、愚昧和残忍，那就是亵渎。”

管理的陷阱是，管家可能忘记他不是国王。正如 J. R. R. 托尔金在《两座塔》中指出的，他们之间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区别。冈德尔的管家的长子鲍罗密尔问他父亲：“要是国王不回来的话，需要几百年能使一名管家成为一位国王？”

他父亲回答说：“在王位衰弱的其它地方也许不需几年。……而在冈德尔，一万年也不够。”

我们也是如此。我严厉地对待犹太教-基督教传统，但我责备的不是传统的权威，而是它的实际行动者，他们经常忘记国王与管家的区别。

许多人写信鼓励我说本书表达了他们的境况，大快人心。特别鼓舞人心的是本书仅仅有一小部分是按照俗套编排的乐观的选择和愉快的结尾。即使我知道怎样能成为一个人道主义者，我也并不期望那样去做，因此，我在本书结束时告诉大家如何才能逃脱人道主义。幸好，我的读者理解到需要自觉努力地达到这一点。

我首先关心的是，辨认人道主义的后果并解释这些后果是如何发生的。这也是本书的首要目标。虽然我曾试图指出现代人道主义的自我毁灭因素，即最后从内部摧毁其自身的因素，虽然我也唤起人们注意人类力量的来源并不等同于人道主义的传统，但是我却没有指出个人生存的最佳方案。再者，温德尔·贝里在《美洲的动荡》中说得好：“利用世界终究是个人的事，只有人人尊敬和爱护世界，世界才能保持健康。”

眼下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一阵清风正从新的方向吹来，空气又更换了，就象马洛时代那样。许多事情成为可能。为了迎接变化，我们首先必须理解在过去的时代里我们身上发生了什么，我们对别人做了些什么，对环境做了些什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未来的日子里左右逢源。

戴维·埃伦费尔德

1980年7月

于新泽西，米德尔塞克斯

序

过去的几年中，我偶然发现自己正在为一种特殊的情感苦恼，刚开始我既叫不出它的名称，解释不了那打扰我的东西，也不能在引起我产生这种情感的人生经历中找到共同的模式。当我的学生告诉我们正在学习做“环境的管理者”时，我就产生了这种混合着忧愁、愤怒和感到无能为力的情感。每当我听到父母们讨论需要用药物控制“多动症”孩子的行为时，或者当我读到由工程师们设计的改进过的和有“计算机辅助”的控制我房后小溪洪水泛滥的计划时，我又有了同样的情感。聚餐时高年级的经济学研究生仔细地向我解释了根据供求规律变动的市场力量如何保证了我们决不会过多失去农田，这时，那种情感又来了。

当这种情感一次又一次地发生，最后我终于抓住了引发它的那些事件之间的联系的时候；当我看见相信自己无所不能的人道主义如何为那么多表面上各不相同的发生在我们的事情作出了共同的解释的时候；当我觉察到世界范围内的理性和人的能力的信念与人类境况的活生生的现实之间存在着剧烈的并且还在加剧的矛盾的严重含义的时候，我写下了这本书。

我的读者会发现，我并未主张全盘反对人道主义，人道主义有其高贵的地方。但是我们以前对它太温和，太缺乏批判性了，以至于使它到了恶性膨胀和危险的地步。劫后余生，人道主义本须受到保护，防止它的过火。幸好，相对于僭妄，人道主义还